

旅人凝望

金华之“金”

□王继辉 文/图



横店圆明新园一角

金华的魅力,在“金”。9月4日至8日,2018年全国报社社长总编“走转改”金华行暨中国报业重大主题宣传峰会在浙江金华举行,笔者有幸感受金华之“金”。

金华,“浙江之心”,古称婺州,因“金星与婺女争华”而得名。现辖婺城、金东2个区和义乌、永康、东阳、兰溪4个县级市,是浙江省第三大城市群,也是长三角城市群规划的26个中心城市之一。2017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3870亿元,约是我市的九成。

金华之“金”,首在“五金”。有中国五金之都美誉的永康,古称丽水,因三国时期孙权之母吴国太因病到此进香,祈求“永康安康”而得名。永康是全国百强县,先后获得中国五金之都、中国五金工匠之乡等20多项国字号荣誉。

永康国际会展中心的永康名品精品展示馆,全年不间断开放,被誉为“永不闭幕的五金博览会”。展馆不仅浓缩着永康五金发展史,更是奏响了永康五金从“制造”迈向“智造”、打造“品质制造”品牌的协奏曲。在这里,从家用的拖把、鞋套机,到日常生活中的保温杯、电动工具、剃须刀,出行用的电动车、摩托车、各色中高档家用轿车、新能源汽车等等,应有尽有。

金华之“金”,次在“淘金”。义乌,古时因孝子颜乌而得名,当今凭借“鸡毛换糖”的谋生方式创造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以“淘金地”驰名中外。

义乌市场经营面积640余万平方米,绵延5公里,经营商位7.5万个,汇集26个大类180多万种商品。走进义乌,就像走进一座大商城。每年到义乌采购的境外客商超过50万人次,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万多名境外客商常驻义乌。义乌商品出口到世界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外向度在65%以上,已开通运行全球最长的“义新欧”国际班列。

83岁的横店集团创始人徐文荣精神矍铄,他说,自己所做的,就是“多赚钱为人民多办好事”。横店圆明新园占地7000多亩,总投资300多亿元,是浙江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现已开放春苑、夏苑、秋苑、冬苑和欢乐夜福海、实景电影演出火烧圆明园、动物乐园、冰雪乐园八大园区。

徐文荣20多年持之以恒的创新努力,使横店影视城以骄人的业绩和稳健的发展态势位居国内影视与旅游两大行业的前列。横店影视城品牌价值为42.59亿元。截至2017年年底,横店影视城累计接待中外游客1.3亿多人次,

接待中外剧组拍摄影视作品2100多部,4.8万多部集。

金华之“金”,又在“金手工艺”。“东阳本是佳山水,何况曾经沈隐侯。”这是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对东阳的赞誉。这座有着1800多年历史的城市,是中国著名的“建筑之乡”“工艺美术之乡”“世界木雕之都”。

在全国最大的木雕工艺集散地——东阳中国木雕城,笔者深深为金华人的“金手工艺”所折服:一幅幅木雕作品,栩栩如生,或记事、或抒情、或喻人、或描绘,向人们讲述着生动的东阳生活。凭着“金手工艺”,技艺精湛的木雕大师成就着一件件非凡的木雕精品,让“工艺美术之乡”声名远播。

金华之“金”,还在“金句”。金华素有“小邹鲁”之称,文化兴盛,名人辈出。单单义乌的骆宾王、宗泽、宋濂等留下的千古名句,便可谓字字珠玑。

骆宾王《讨武曌文》“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荡气回肠;宗泽临终三呼“过河”而卒,让后人扼腕长叹;宋濂《送东阳马生序》的谆谆教导,至今发人深省……

金华,不愧为金婺垂爱之地。

亲情暖意

表叔

□李国民

40年前,我在农村老家三道岭分校上小学,因为公社教师资源稀缺,再加上地理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艰苦,分校三个老师教五个年级几十个学生,都在一个土窑洞上课,那时候叫混读复式教学。

分校其实就是表叔的老宅。表叔身兼多职,既是校长,又是班主任,还是代课老师,语文、数学、体育、音乐、美术等科目一个也不少地全教,是当时公社稀缺的全科教师。

河西的分校和大队的主校,相距约三公里,且山高路陡,似蛇逶迤,每遇开学典礼或全校少先队员入队宣誓等集体活动,总是表叔“护驾”前往。

那时,物资极其匮乏,给正常教学带来诸多不便。教学参考书、复习资料少之又少,学生平时的小测试也成了难题,好在表叔托远在西安工作的亲戚,弄了一套旧油印机,除此,钢笔、蜡纸、钢板、油墨四样宝贝一样不少,这在当时算是比较现代化的办公用品。

表叔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村里红白喜事都会请他去写对联。表叔总是风雨无阻,亲临现场挥毫泼墨,他在十里八村是响当当的农民书法家。

表叔自从有了宝贝级的油印机,加上自己扎实的书法功底,总是在半夜鸡叫时分,舀一瓢冰凉的水窖水洗脸提神,独自一人在昏暗的灯光下,小心翼翼地用铁笔在薄如蝉翼的蜡纸上打格、刻字,铁笔的钢针和钢板的摩擦声沙沙作响,在寂静的夜晚听来十分悦耳。之后,他迫不及待地打开油印机,铺上一摞裁好的整齐的白纸,一手按住印网的边框,一手紧握印墩,在印网上上下下推动蘸好油墨的印墩,一份份散发着淡淡墨香的测试卷子便跃入眼帘,表叔眯着眼睛仔细浏览、审阅“战利品”,笑得格外开心和甜蜜。

就这样,我们分校和主校的复习资料和测试卷子的复印问题便迎刃而解。经过细心的主校校长统计,表叔亲手刻过的蜡纸有2000余张,油印的各种学习资料和试卷有20万页,节约了不菲的教学经费,给公社学校勤工俭学带来一股清新之风,表叔也成为勤工俭学模范。

表叔教书育人十余载,虽无惊天动地的大壮举,且每月仅有的工资和津贴,有时还拿出一半给学生买奖品,但表叔已是十分知足和惬意。

改革开放春风荡漾,表叔作为书法人才举家落户南昌,但他始终未曾离开三尺讲台、放下手中的教鞭。表叔也从毛头小伙到双鬓染霜,为培养书法人才默默无闻地发着光和热。

时令走笔

秋日农家院

□微澜

秋风阵阵,细雨霏霏,农家小院里的丝瓜、梅豆(刀豆)脆生生,绿得让人心醉,矮矮的压水井,静静地候着,一个蛮精神的老太戴着一顶草帽在院里忙碌。

那是丈夫的老家,有娘在。娘勤劳,爱干净,也爱美,小院里种了丝瓜、梅豆,还有花草。小院不像城里的公园,追求造型,也不像规模种植的菜园,而是随意种植,高高低低,错落有序,但有一种清秀婉约之气。

有诗云:“寂寥篱户入泉声,不见山容亦自清,数日雨晴秋草长,丝瓜沿上瓦墙生。”丝瓜,在诗人的灵感里,是诗;在画家的宣纸上,就变成一幅画;钻进摄影师的镜头里,是美景照片;在农家老娘眼里,那是能吃的菜。

小院里的丝瓜,没有专门的架子,只见它伸着长长的卷须探望者,树枝、矮墙、绳子,都是它的对象,微风一推,它就像热恋中的女孩牵住了男朋友的手,或像小娃娃勾住了爸爸的脖子,一个晚上就伸长一尺多。不久,鲜绿的叶子旁边开出一朵朵金灿灿的小花,挂上一根根翠绿的嫩丝瓜。这时,娘伸手拽两个,就是一顿菜,清香嫩滑。

梅豆,也是攀爬植物,长出的豆荚像一把把小弯刀,有紫色的,有绿色的,天越冷,秧长得越旺,荚结得越多。一下子吃不完,咋办?娘有办法。摘上一盆,抽筋煮熟晾晒。下雨了,娘用细绳把豆角串起围在蜂窝炉的圆圈上,像一串串“翡翠项链”,煞是好看。

压水井,是家里的功臣。最早,爹在外工作,娘带着年幼的孩子在家劳动,吃水要到外村的井提水,小脚的娘挑水很吃力。孩子稍大一些,两个人抬一桶水,再大点,孩子们能自己挑一担水了,娘不再为吃水发愁了。再后来,闺女出嫁,儿子参军,娘也老了。爹心疼娘,请在院里打了一口压水井,还垒了一个小石台。娘每天做饭、洗衣、浇水都离不开压水井,一抬一落“咣当咣当”几下,一桶水就满了,再也不用拿着衣服到井台上洗衣服了。

丝瓜、梅豆、压水井,美化着农家小院,丰富着老娘的晚年生活。老娘期盼着思乡的儿孙。

若有所思

桂花飘香

□张玉贞

早上5点,想着上班还早,便一路步行。

忽然,迎面吹来一股凉风,飘来阵阵清香,这清香分外浓郁,沁人心脾。这时节这清香应该是桂花香吧。路上行人稀少,路灯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马路上很静,仿佛只剩下花的香味。天还不亮,看不清树的轮廓,只能闻到花的芬芳。这香沁到心里,心也变得芬芳、清新起来。

奇怪,白天行走在这条马路上是闻不到香味的,可能是白天里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把桂花的香气都淹没了吧。平时一路风尘,匆匆地来,匆匆地去,竟未发现路边的桂花树。

天渐渐放亮,我顺着花香一路寻觅,远远看见,路边的小水池里有三棵桂花树。近看,桂花树上开着密密匝匝的淡黄色的小花,只有小米粒那么大,细细碎碎的,藏在绿叶下面。桂花树虽然是外来品,却渐渐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它们蓬勃地生长着,热烈地绽放着,默默地释放着芬芳,淡雅素净而不张扬。

行走上班路上,心被花香陶醉,心想,人有人品,花也有花品吧。

我认识一位退休老师,他的家在城市,原本可以调回去的,他却在一个穷山沟里呆了20多年,他把他的青春都献给了山沟里的孩子们。退休后他还默默地资助了几个山区贫困生,自己过得相当简朴。他的老伴去世了,孩子都在外地工作,家里的电器只有电视机、老式洗衣机和电饭煲。每次看到老师花白的头发和洗得发白的衣服,心里都有种说不出的感动。

我想老师的人品就像这桂花吧,平凡、质朴,浑身却散发着浓郁的芬芳。



机井是眼幸福泉

□张献芳

“油坊庄,垦料姜(石头),洗脚水,炸麻糖(油条)。”这句民谣从侧面反映了老家孟津县游王庄村以前土地贫瘠、田间石头多、水贵如油的事实。

在清代县志上,我们村叫油坊庄,因为村里有好几个油坊,吃油比较方便。后来,榨油机取代了油坊,村庄才根据汉末陈留王刘协曾到此一游的故事,改名游王庄。但村子在邙山之麓,吃水依然困难。

我家门前有一眼古井,它是先辈们赖以生存的源泉。它开挖于何朝何代,没人说得清。岁月在青石井口上雕刻了一道道深深的年轮。古井出水量极少,放下一次辘轳,只能绞上来小半桶带着红土粒的水。村里有好几眼这样的古井。

20世纪80年代初,生产队开办了砖瓦窑厂。这几口古井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人畜饮用和做砖瓦的需要。

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生产队在村外开挖的“大口井”开工了。队长从山东请来一个挖井师傅,又从生产队抽出六七个壮年劳力配合。椭圆

形的井口有近2米长、80厘米宽。挖井师傅在井下挖土,其他人在井口架起一个木制的大滑轮,滑轮上缠绕着一根又粗又长的麻绳,麻绳的一端系着盛土的大铁桶,另一端绑着一根木棍。两个人推着木棍走向井口,大铁桶就会带上沉重的红土块儿。两个推着木棍的人在田间走出了一条明晃晃的小路,挖出的红土也堆成了一座小山。就这样,一镢头一镢头地挖了3个多月,一口深40米的大口井终于出 waters 了。

人们在大口井上架起了双把辘轳。一个辘轳上可以带两个水桶,两个人在辘轳的两端绞动,一个空水桶下井的同时,另一个盛满水的桶就到了井口。这个既省时又省力的辘轳,着实让其他村的村民“眼气”了很久。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村民开始羡慕城里人用的自来水。这时候,六叔当了队长。他一吆喝打机井,村民们自掏腰包集资了8万元,但还缺4万元。六叔一边督促打井队开工,一边到县水利局争取支持。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地

分批上阵,六叔也经常把两顿饭合作一顿吃。2个多月后,井打成了,县水利局支援的配套水泵也送来了,看着哗哗流淌的自来水,村民的幸福喜悦在心里开成了花。

2007年,省里的“土地平整工程”在村里如火如荼地开展,工程队一口气在田里打了19口深井,同时铺设了地理管道,满足了2000亩旱田的浇地用水。因为有了水,贫瘠的土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肥沃良田;因为有了水,桃园、苹果园、梨园、葡萄园如雨后春笋般遍布山岭;因为有了水,紫薇、樱花、石榴、菊花开满了路边和房前屋后。

告别了“看雨种田,靠天吃饭”的日子,六叔兴奋地在井房上写道:“机井引来幸福泉,滔滔泉水润心田。旱村一去不复返,党恩永铭记心间。”

老家门口那眼古井,早已背青石板盖上,青石板上长满了厚厚的绿苔。再回头看农田里,那19座排列整齐的井房,心里涌出一股幸福的泉水。

加快建设“博物馆之都”系列公益广告

坚守初心使命 强化文旅融合

让河洛大地上的一座座博物馆“活”起来